



台湾乡愁散文选萃

季 仲 选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季 仲 选编

台湾 乡愁散文 选萃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台湾乡愁散文选萃

季 仲 选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西洋路 4 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5 印张 2 插页 157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534-727-1

I·622 定价:6.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季 仲

比起西方民族，中国人“热土难离”的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树木把根蒂扎到土地的心坎中，于是土地成为叶子坠落时最后的归宿；人把魂梦交给了故乡保管，于是故乡成为漂泊时牵萦的呼唤。”台湾诗人向明用诗的语言把中国人的乡土情结阐释得既形象又深刻。这种古老的传统文化精神，是孕育中国乡情散文的土壤。我们的祖先历经兵燹战乱迁徙漂泊，自《诗经》以降，不知有多少诗文表现羁旅之愁，怀国之情，思乡之恋。台湾与大陆隔绝至今已达40余年，国土分离之久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孤客一身千里外，不知归年是何年。”寓居台湾的外省籍作家，旷日持久地处于企盼、失望、思念焦灼心绪的煎熬中，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只好借助诗文来表达自己的乡思、乡情与乡愁。这种思乡病几乎像某种流行病带有传染性。新景旧物，花开花落，月盈月亏，悲欢离合，无不勾起游子的万千思绪。于是台湾乡情乡愁散文便如沐春风，出现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

台湾的乡情散文与外省人民的孤独感和漂泊感有密切的关系。在台湾的外省作家自称为没有根的一代。不管他们同意与否，难免总有些“流亡”意识与“过客”意识。他们身居台湾，心怀大陆，

在很长一段时间不熟悉也不想去熟悉台湾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情况,不论写诗为文或创作小说,往往情不自禁地将笔触伸向遥远的流逝岁月。而这种对于旧时代的依恋,不管作家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与某些政治人物的政治幻想无疑有某种契合。不管“解严”后或“解严”前乃至“反共文学”颇为热闹时期,乡情乡愁散文都有某种地理与天候的条件。但高明的作家恰到好处地把握这类题材,大都超然地抒发思乡怀旧的纯情,表达游子与故国故土的血脉联系,字里行间有一种炎黄子孙的向心力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其悠远的艺术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有些篇章在乡情乡愁中揉杂着某种政治情绪,这是特定历史在作家心理上的投影,当他们回顾那滑稽荒诞的一幕,同时也就唾弃那些滑稽荒诞的文字。

台湾外省籍作家涉足乡情乡愁散文者极其广泛,既有散文家,又有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既有职业作家,又有其他文人乃至政界要员。高龄者如苏雪林、台静农、梁实秋等文坛耆宿,庶几为世纪的同人,在大陆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沧桑历尽,世事洞明,恬淡闲适的文字中自有一种淡淡的悲凉;第二代是出生在“五四”前后的琦君、吴鲁芹、张秀亚、罗兰以及稍后的余光中、王鼎均等散文家。他们宝贵的青少年时代失落在大陆,对故乡故土有深切的记忆,炽烈的乡情乡愁比老一辈表现得更加酣畅淋漓,既是现代散文的承传者,又是各有追求的革新者,当是台湾乡情乡愁散文实力雄厚的劲旅;第三代有张晓风、亮轩、林文月、郭枫等正当盛年的散文家。他们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生在大陆,少年离家,老大未返,对故乡事物保存着依稀的记忆,思亲怀旧的文字中常常涂抹上主观的色彩。从此往后更年轻的外省籍作家,不是在襁褓中离开大陆,大陆省份也仅仅是标明他们籍贯的符号。他们只能从老人讲述和书籍记载中去寻觅故乡的梦。“少年不知愁滋味”,纵然“为赋新词强说愁”,偶有所作,佳构寥寥。

记叙往事,追怀旧物是台湾外省籍作家乡情乡愁散文常见手法。蓬漂萍寄,故乡入梦,乃人之常情。梁实秋的《“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等记叙北京故土旧宅的怀旧小品属这类佳作。这位散文大师如独酌陈年老酒,品味遥远的回忆,文字恬淡,感情内敛,在娓娓道来闲聊神侃中,把读者带到古风浓郁的故国神州。在这里,怀旧成为怀乡思乡的同义词,与时代进程不见抵牾。庄因的《我家竹友》情趣盎然,蕴藉含蓄。作家身居异国,衣食无虞,却偏爱祖国毛竹制造的帘、篾、篮、簍、蒸笼、耳挖与痒痒耙,他细碎地描绘这些小物件的功用、长处与可爱,全文不见“乡思”二字,却字字句句无不浸润着对故土的思念。这类散文叙事与抒情密不可分,溶为一体。叙事的笔墨饱蘸着真情实感,抒情的文字附丽在对往事旧物的描摹,景中有情,情由景生,达到情景交融的极致。

当然,作为一种绵绵无尽的乡思愁绪,更加动人情怀的是写人。故乡故土之所以令人系念,除山光水色花草树木构成人的生存环境,更加刻骨铭心的是与自己有血肉联系的严父慈母兄弟姐妹以及良师益友。抒写亲情的散文又以怀念母亲的为最多,这大概与中国妇女的牺牲精神慈辉广被有密切关系,又与中国文学的“恋母情结”一脉相承。如琦君的母亲系列散文,林文月的《白发与脐带》等都是上乘之作。张晓风的《许士林的独白》更以奇思异想别开生面。作家借用神话传说中许仙与白素贞的儿子许士林拜见睽别18载的母亲,以诗一般的独白道出那种利剑斩不断、法钵罩不住的人间亲情。作家想象中的许士林母子重逢的景象,是千万去台人员回大陆拜见高堂的写照。白素贞和许士林都从神话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的人,那久别重逢的场面惊天地而泣鬼神。

近些年来,浪急风高的台湾海峡日趋平静,不少作家回大陆探亲访友,于是乡情乡愁散文有了新的开拓,或者说出现了省亲散文。这些作家乍见十分陌生的故土,有某些困惑在所难免。但多数

篇章洋溢着动人肺腑的真情。罗兰的《海河的水慢慢流》是省亲散文翘楚之作。年届古稀的老作家“极爱这孕育我、陪伴我、滋润我、载送我，今天又重新来呼唤我、展臂欢迎我的这条河。”她不无深情地向海河倾吐心曲：“海河……你为什么如此的澄碧，如此的丰盈，如此的滔滔滚滚，而又如此的深沉又平静？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我父亲？我母亲？我的爱与我的痛悔与忧伤？你知不知道许多人都已成为东逝的水？你知不知道你还将带走的是什么？是谁？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在用这样一生的感情在凝望你，爱你，欣赏你，直想投入你？”

作家面对海河一连发出 10 多个扣问，激情如大江汹涌澎湃。张曼娟的《黄河经过的时候》，三毛的《悲欢交织录》则如一泓清溪，乡思乡情卷起洁白的浪花潺潺流向人们的心坎。

二

如果说台湾的乡情散文在外省籍作家笔下流露出太多的哀愁，而台湾本土作家笔下则倾泻着更多的爱恋。这种爱恋有时是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回眸；有时蕴藉于台湾迷人的山光水色的萦徊。前者如老作家钟理和的《做田》、杨逵的《垦园记》；后者如陈冠学的《田园之秋》、愚庵的《山居散章》。那些看似回首往事或描绘田园风光的文字，无不饱含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思乡情。同是炎黄子孙，由于生活经历和人生命运迥然有异，他们的乡情乡愁散文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外省籍作家毕竟在台湾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与本土作家的文化观念、乡土观念渐趋认同。他们的散文对大陆与台湾往往同时表现出不分轩輊的拳拳之心。琦君在《水是故乡甜》一文中说：“即使是真正天然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情上比起大陆故

乡的水，和安居了30多年的第二故乡台湾的水，能一样的清冽甘美吗？”许多散文家像琦君一样把台湾看做第二故乡。而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新一代外省籍作家，对台湾的乡土情结更加具体深切自不待言。时光真是法力无边的魔术师，50年代那种“过客意识”已被冲刷得所剩无几了。

台湾本土作家的乡情乡愁散文有一个突出现象令人深思。那就是台湾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的日渐解体，自然风光的日渐凋零，传统文化的日渐失落，引起许多作家的忧虑和抗争。有一类作品对于农村农事农民乡风乡俗乡情的描绘，对故乡故土寄予深深的眷恋。如钟铁民的《大番薯》、林清玄的《红心番薯》、白辛的《泥土》，朴实的事物寄寓朴实的文字，如啜清淳的家酿。另一类散文则把犀利的笔锋伸向破败的农村和受到严重污染的大自然。

“是了，这不是我梦中的河湾。那缕蕾丝的潺流，曾与霞晖轩轻晶丽的容颜，曾裾裾着濯足的哗笑；曾微微娇嗔，偷偷地与岸边的蓼草接吻；曾哭曾笑，曾戏谑黑夜以小姐姐无意识攒动的��眉，仿佛一切都陌生了，沉默了。”作家魂牵梦萦的那条溪流哪儿去了呢？“沿着河岸往上游走，两岸都是堆积成山的废电缆、废五金及一些临时搭盖的篷屋和石棉瓦拼成的小工厂。”美丽的河湾被污染得惨不忍睹。

韩韩的《秀姑湫玉》叹息美如处子的山溪受到污染破坏的同时，自审人们纯朴的心灵也受到腐蚀。这类乡愁散文大大超越传统规范，充溢着现代人的忧患意识。台湾取得当今的工业发达与商业繁荣，付出了何其沉重的代价。一切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大陆，都不能不由此引起深思与警醒：这一切能不能避免？应当怎样避免？

乡情乡愁散文抒写故土之恋，故人之情，那只是它的浅层意义。骨肉亲情也好，乡土之恋也好，总是和古老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的。作家魂牵梦萦的山山水水，总是涂抹着传统文化的色彩；作家朝思暮想的亲朋好友，总是珍存着一份温馨的情感。于是这一类散文就往往升华到爱国主义的高度。

爱国主义是比政治意识宽泛得多的概念。许多台湾外省籍作家也许在很长时间内不愿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真诚地爱祖国的锦绣河山，爱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仍不失为一名炎黄子孙。他们不管漂泊到异国他邦天涯海角，一颗赤诚之心总是牵系着长江黄河、泰山黄山。余光中在《地图》中把自己的生命划分为三个时期：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旧大陆是他的出生地，是哺育他成长的故乡；新大陆是他留学讲学的客居地，即美国；岛屿即台湾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把旧大陆比做母亲，把台湾比做妻子，把美国比做情人。他说：“和情人约会会缠绵而醉人的，但是那件事注定了不会长久。在新大陆的逍遥游中，他感到对妻子的责任，对母亲深远的怀念。”他说：“在中国，你仅是七万万分之一，天灾，你可以怨中国的天，人祸，你可以骂中国的人。军阀、汉奸、政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你可以一个挨一个地骂下去，直骂到你的老师、父亲、母亲。当你不在中国，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国耻全部贴在你的脸上。于是你不能再推诿，不能不站出来，站出来，而且说：‘中国啊中国，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这种爱国情怀不仅在海外赤子心中引起共鸣，就是大陆读者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同样，在台湾本土作家的乡情散文中，那种炽热的乡土情爱国

心洋溢于字里行间。许达然在《土》中写道：“对于土，掉落脐带的我们是断不了奶的孩子……乡土总是一堆古典的信念，一缕浪漫的感情，一串象征的诺言，一股写实的意志，活至我们倒下——那时我们就真的土了，和土一起呼吸，也许还变得很肥沃，培养些什么。”简媜的《五月歌谣》以生花妙笔把美丽的福摩莎描绘得像情人一样可爱，你简直在欣赏一幅又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

像琦君、庄因那样对祖国的山水人物寄托无限深情也好，像余光中、王鼎钧那样宣泄旅居异国的孤独感、失落感也好，或者，像阿盛、韩韩等本土作家对故乡故土的传统文明被日趋异化充满伤感与忧虑也好，台湾乡情乡愁散文的总旨就是那句老话：“水是故乡甜。”这种传统观念往往是乡情乡愁散文的触媒；反之，繁衍不息的乡情乡愁散文又大大丰富与强化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只要有炎黄子孙背井离乡，只要有中华儿女漂泊异国，乡情乡愁散文这种特有的文学现象，就会因因果果、互相转换、互相推动、永无尽期地繁衍发展下去。

目 录

序 季 仲(1)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梁实秋(1)

水是故乡甜 琦 君(8)

绿竹庭院可是潇湘? 张秀亚(12)

我家竹友 庄 因(17)

地图 余光中(26)

脚印 王鼎钧(33)

踏梦寻歌 司马中原(36)

蝉声 郭 枫(39)

许士林的独白 张晓风(42)

白发与脐带 林文月(49)

外祖母 子 敏(53)

归航 杨 牧(58)

海河的水慢慢流 罗 兰(62)

黄河经过的时候 张曼娟(68)

悲欢交织录 三 毛(72)

做田 钟理和(81)

垦园记 杨 逵(84)

土 许达然(87)

思乡曲 黄 懿(91)

大番薯 钟铁民(95)

淡水河随想	蒋 勋(99)
火车与稻田	阿 盛(102)
那条梦中的溪流	李进文(107)
乡井难忘尚有心	喻丽清(115)
秀姑漱玉	韩 韩(118)
小兰	顾昆阳(122)
古铜锁	陈 煌(126)
田园之秋	陈冠学(129)
枫林渡	陈天岚(145)
泥土	白 辛(148)
山居散章	愚 庵(150)
市井人物志	林文义(155)
籍贯	苦 苓(161)
访故人居	肖传文(168)
溪唱	羊子乔(173)
那土地我们仍体贴踩着	张国治(175)
红心番薯	林清玄(181)
五月歌谣	简 嫔(187)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梁实秋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是孟郊的句子，人与疲马羁禽无异，高飞远走，疲于津梁，不免怀念自己的旧家园。

我的老家在北平，是距今一百几十年前由我祖父所置的一所房子。坐落在东城相当热闹的地区，出胡同东口往北是东四牌楼，出胡同西口是南小街子。东四牌楼是四条大街的交叉口，所以商店林立，市容要比西城的西四牌楼繁盛得多。牌楼根儿底下靠右边有一家干果子铺，是我家投资开设的，领东的掌柜姓任，山西人，父亲常在晚间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溜达着到那里小憩，掌柜的经常给我们以汽水，用玻璃球做塞子的那种小瓶汽水，仰着脖子对着瓶口汨汨而饮之，还有从蜜饯缸里抓出来的蜜饯桃脯的一条条的皮子，当时我认为那是一大享受。南小街子可是又脏又臭又泥泞的一条路，我小时候每天必须走一段南小街去上学，时常在羊肉床子看宰羊，在切面铺买“干蹦儿”或糖火烧吃。胡同东口外斜对面就是灯市口，是较宽敞的一条街，在那里有当时唯一可以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以后又添了一家郭纪云，路南还有一家小有名气的专卖卤虾小菜臭豆腐的店。往南走约十五分钟进金鱼胡同便是东安市场了。

我的家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地基比街道高得多，门前有四层石台阶，情形很突出，人称“高台阶”。原来门前还有左右分列的上马石凳，因妨碍交通而拆除了。门不大，黑漆红心，浮刻黑字“忠

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框旁边木牌刻着“积善堂梁”四个字，那时人家常有堂号，例如三槐堂王百忍堂张等等，积善堂梁出自何典我不知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语见易经，总是勉人为善的好话，做为我们的堂号亦颇不恶。打开大门，里面是一间门洞，左右分列两条懒凳，从前大门在白昼是永远敞着的，谁都可以进来歇歇腿。民元兵变之后才把大门关上，进了大门，迎面是两块金砖镂刻的“戩穀”两个大字。戩穀一语出自诗经《俾尔戩穀》，戩是福，穀是禄，取其吉祥之义。前面放着一大缸水葱（正名为莞，音冠），除了水冷成冰的时候总是绿油油的，长得非常旺盛。

向左转进四扇屏门，是前院。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中间一间辟为过厅，左右两间一为书房一为佛堂。民元前两年，我的祖父去世，佛堂取消，因为我父亲一向不喜求神拜佛，这间房子成了我的卧室，那间书房属于我的父亲，他镇日价在里面摩挲他的那些有关金石小学的书藉，前院的南边是临街的一排房，作为佣人的居室。前院的西边又是四扇屏门，里面是西跨院，两间北房由塾师居住，两间南房堆置书籍后来改成了我的书房，小跨院种了四棵紫丁香，高逾墙外，春暖花开时满院芬芳。

走进过厅，出去又是一个院子，迎面是一个垂花门，门旁有四大盆石榴树，花开似火，结实大而且多，院里又有几棵梨树，后来砍伐改种四棵西府海棠。院子东头是厨房，绕过去一个月亮门通往东院，有一棵高庄柿子树，一棵黑枣树，年年收获累累，此外还有紫荆榆叶梅等等，我记得这个东院主要用途是摇煤球，年年秋后就要张罗摇煤球，要敷一冬天的使用，煤黑子把煤渣与黄土和在一起，加水，和成稀泥，平铺在地面，用铲子剥成小方粒，放在大簸箩里像滚元宵似的滚成圆球，然后摊在地上晒，这份手艺真不简单，我儿时常在一旁参观十分欣赏，如遇天雨，还要急速动员抢救，否则化为一汪黑水全被冲走了。在那厨房里我是不受欢迎的，厨师嫌我们碍

手碍脚，拉面的时候总是塞给我一团面教我走得远远的，我就玩那一团面，直玩到那团面像是一颗煤球为止。

进了垂花门便是内院，院当中是一个大鱼缸，一度养着金鱼，缸中还矗立着一座小型假山，山上有桥梁房舍之类，后来不知怎么水也涸了，假山也不见了，干脆作为堆置煤灰煤渣之处，一个鱼缸也有它的沧桑！东西厢房到夏天晒得厉害，虽有前廊也无济于事，幸有宽幅一丈以上的帐篷三块每天及时支起，略可遮抗骄阳。祖父逝后，内院建筑了固定的铅铁棚，棚中心设置了两扇活动的天窗，至是“天棚鱼缸石榴树……”乃粗具规模，民元之际，家里的环境突然维新，一日之内小辫子剪掉了好几根，而且装上了庞然巨物钉在墙上的“德律风”，号码是六八六，照明的工具原来都是油灯、猪蜡，只有我父亲看书时才能点白光熠熠的僧帽牌的洋蜡，煤油灯认为危险，一向抵制不用，至是里里外外装上了电灯，大放光明。还有两架电扇，西门子制造的，经常不准孩子们走近五尺距离以内，生怕削断了我们的手指。

内院上房三间，左右各有套间两间。祖父在的时候，他坐在炕上，隔着玻璃窗子外望，我们在院里跑都不敢跑，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听见胡同里有“打糖锣儿的”的声音，一时忘形，蜂拥而出，祖父大吼：“跑什么？留神门牙！”打糖锣儿的乃是卖糖果的小贩，除了糖果之外兼卖廉价玩具。泥捏的小人、蜡烛台、小风筝、摔炮，花样很多，我母亲一律称之为“土筐货”。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祖父还坐在那里，唤我们进去。上房是我们非经呼唤不能进去的，而且是一经呼唤便非进去不可的，我们战战兢兢的鱼贯而入，他指着我问：“你手里拿着什么？”我说：“糖。”“什么糖？”我递出了手指粗细的两根，一枝黑的，一枝白的。我解释说：“这黑的，我们取名为狗屎橛，这白的为猫屎橛。”实则那黑的是杏干做的，白的是柿霜糖，祖父笑着接过去，一枝咬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他要我们下

次买的时候也给他买两枝，我们奉了圣旨，下次听到糖锣儿一响，一涌而出，站在院子里大叫：“爷爷，您吃猫屎橛，还是吃狗屎橛？”爷爷会立即答腔：“我吃猫屎橛！”这是我所记得的与祖父建立密切关系的开始。

父母带着我们孩子住西厢房，我同胞一共 11 个，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姊妹兄弟四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好热闹，尤其是到了冬天，白天玩不够，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还是吱吱喳喳笑语不休，母亲走过来巡视，把每个孩子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使不透风，我感觉得异常的舒适温暖，便怡然入睡了。我活到如今，夜晚睡时脖子后面透凉气，便想到母亲当年那一份爱抚的可贵。母亲打发我们睡后还有她的工作，她需要去伺候公婆的茶水点心，直到午夜，她要天明即起，张罗我们梳洗，她很少睡觉的时间，可是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情形又周而复始，于是女性惨矣！

大家庭的膳食是有严格规律的，祖父母吃小锅饭，父母和孩子吃普通饭，男女仆人吃大锅饭，只有吃煮饽饽吃热汤面是例外。我们北方人，饭桌上没有鱼虾，烩虾仁溜鱼片是馆子里的菜，只有春夏之交黄鱼大头鱼相继进入旺季，全家才能大快朵颐，每人可以分到一整尾。秋风起，要吃一两回炆爆羊肉，牛肉是永远不进家门的，院子里升起一大红泥火炉的熊熊炭火，有时也用柴，噼噼啪啪地响，炆上肉香四溢，颇为别致。秋高蟹肥，当然也少不了几回持螯把酒，平时吃的饭是标准的家常饭，到了特别的吉庆之日，看祖父母的高兴，说不定就有整只烤猪或是烧鸭之类的犒劳。祖父母的小锅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是爆羊肉烧茄子焖扁豆之类，不过是细切细做而已。我记得祖父母进膳时，有时看到我们在院里拍皮球，便喊我们进去，教我们张开嘴巴，用筷子夹起半肥半瘦的羊肉片往嘴里塞，我们实在不欣赏肥肉，闭着嘴跑到外面就吐出来。祖父有时候吃得高兴，便教“跑上房的”小厮把厨子唤来，隔着窗子对

他说：“你今天的爆羊肉做得好，赏钱两吊！”厨子在院中慌忙屈腿请安，连声谢谢，我觉得很好笑。我祖母天天要吃燕窝，夜晚由老张妈带上老花眼镜坐在门旮旯儿弓着腰驼着背摘燕窝上的细茸毛，好可怜，一清早放在一个簿铤儿里在小炉子上煨。官燕木盒子是我们的，黑漆金饰，很好玩。

我母亲从来不下厨房，可是经我父亲特烦，并且亲自买回鱼鲜笋葷之类，母亲亲操刀砧，做出来的菜硬是不同。我14岁进了清华学校，每星期只准回家一次，除去途中往返，在家只有一顿午饭从容的时间，母亲怜爱我，总是亲自给我特备一道菜，她知道我爱吃什么，时常是一大盘肉丝韭黄加冬笋木耳丝，临起锅加一大杓花雕酒——菜的香，母的爱，现在回忆起来不禁涎欲滴而泪欲垂！

我生在西厢房，长在西厢房，回忆儿时生活大半在西厢房的那个大炕上。炕上有个被窝垛，由被褥堆垛起来的，十床八床被褥可以堆得很高，我们爬上爬下以为戏，直到把被窝垛压到连人带被一齐滚落下来然后已。炕上有个炕桌，那是我们启蒙时写读的所在。我同哥姊四个人，盘腿落地地坐在炕上，或是把腿伸到桌底下，夜晚靠一盏油灯，三根灯草，描红模子，写大字，或是朗诵“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我曾满怀疑虑地问父亲：“为什么他买鱼两尾就不许他回家？”惹得一家太笑。有一回我们围着炕桌夜读，我两腿清酸，一时忘形把膝头一拱，哗啦啦一声炕桌滑落地上，油灯墨盒泼洒得一塌糊涂。母亲有时督促我们用功，不准我们淘气，手里握着苕帚疙瘩或是掸子把儿，作威吓状，可是从来没有实行过体罚。这西厢房就是我的窝，夙兴夜寐，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窝更为舒适。虽然前面有廊檐而后面无窗，上支下摘的旧式房屋就是这样的通风欠佳。我从小就是喜欢早起早睡。祖父生日有时叫一台“托偶戏”在院中上演，有时候是滦州影戏，唱的无非是什么《盘丝洞》、《走鼓沾棉》、《三娘教子》、《武家坡》之类，大锣大鼓，尖声细